

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的影响： 情绪和机会评价的链式中介

詹雪梅¹, 吴静珍¹, 柯艳蓉²

(1. 集美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闽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创业意图是创业行为的预测指标。为了探索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 以 MBA 学生为研究对象, 对调研得到的 183 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和创业意图中起中介作用, 情绪和机会评价在调节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揭示的传导机理, 对创业意图的相关研究有突出的理论启示, 进一步完善了创业理论, 并且有助于探寻调节定向转化为创业意愿的有效途径,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创业意图; 调节定向; 情绪; 机会评价

[中图分类号] F 2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4-0038-11

一、引言

创业活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内生动力, 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创业意图是创业行为最直接的体现^[1]。如何提高个体的创业意图, 成为创业研究的现实议题。后疫情时代的创业活动更加具有动态变化性、高不确定性和创造性, 创业者需要不断产生新想法、愿意承担风险以及识别到创业价值, 才有可能产生创业意图进而实施创业行为。已有研究表明, 对成功、创新、独立、挑战以及个人发展的需求会影响个体是否想要创业的决定^[2,3]。但是, 有些个体即使被创业生涯所吸引, 他们仍选择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想要创业。那么, 创业动机是如何转化为创业意图的? 对于这个问题, 已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讨。为此本研究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来解释创业动机转化为创业意图的潜在机制。

调节定向理论认为, 促进定向型个体的成就动机强烈, 会推动创业者不断寻求新的机会和解

决问题。他们在追求成就的过程中, 更容易体验到喜悦或兴奋的情绪。已有研究发现, 具有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可能产生创业意图^[4]。预防定向型个体关注安全 and 责任, 他们往往更保守, 对于是否开发和利用机会更加谨慎。为了规避损失, 他们更容易产生恐惧等情绪。因此, 预防定向可能导致更低的创业意图。调节定向理论认为, 不同的自我调节模式会诱发不同的情绪, 进而影响个体的创业意图。根据情绪信息理论, 人们通常会将自身的情绪感受作为信息的来源, 进而影响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5]。积极情绪预示事情进展顺利和环境是安全的, 个体将对情境做出更加积极的评价和更加冒险, 鼓励个体做出新的尝试。消极情绪预示事情进展不顺利,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前会仔细处理信息, 会更关注情境消极的方面。基于此, 笔者认为, 不同的调节定向会产生不同的情绪, 情绪又会影响到个体对机会的认知评价, 进而影响创业意图的产生。

本研究旨在运用调节定向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 探讨调节定向与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以及情

[收稿日期] 2023-09-02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过程视角的创业者调节定向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FJ2020C020)

[作者简介] 詹雪梅 (1989—), 女, 福建莆田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创业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研究。

绪和机会评价在两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并通过探究创业意图的形成机制, 进一步完善创业理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1) 虽然已有研究指出了调节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 但是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影响机制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创业是一段情绪之旅, 情绪会影响创业者的思维和认知方式, 愿意承担创业风险并且对于创业机会感到兴奋的个体才有可能开展创业活动。本研究将检验调节定向如何通过情绪影响创业意图。(2) 机会评价代表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价值判断和识别过程, 机会评价越高, 代表创业的合意性与可行性越高, 创业者的创业意图可能就越强烈。本研究将检验机会评价在调节定向与创业意图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3) 创业是一个过程, 已有研究大都单独讨论创业过程的某一个阶段而忽视创业阶段之间的相互影响, 鲜有研究探讨创业阶段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从动机和情绪的视角探讨机会评价与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 丰富关于创业过程的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调节定向理论

调节定向理论关注人类决策机制中的动机倾向, 它区分了两种影响个体决策的自我调节倾向: 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6-8]。这种区分为研究创业者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两种调节定向之间的差异表现在需要满足的动机、追求的目标和关注的结果不同^[8]。当个体具有促进定向时, 他们的成长和提高需要促使他们追求“最大”目标, 即获得成就和实现抱负。相反地, 当个体具有预防定向时, 他们的安全需要促使他们追求“最小”目标, 即履行责任和避免失败。促进定向强调收益和积极结果, 预防定向强调损失和消极结果。因此, 在行为策略上, 促进定向者追求“击中”和避免“失去”, 即当刺激出现, 他们会识别它并避免错过它; 预防定向者则进行正确拒绝和避免“错误预警”, 他们旨在判定一个不存在的刺激确实没有出现, 而避免判定一个不存在的刺激出现过。促进定向会导致喜悦(获得成就)或沮丧(没有获得成就)之类的情绪反应; 预防定

向会导致平静(没有坏结果)和焦虑(出现坏结果)之类的情绪体验。

已有研究表明, 调节定向作为一种动机倾向对个体的决策(认知评价、决策判断和行为策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例如, 在评价信息时, 具有促进定向的个体在评估他们对客体的喜悦或沮丧感受时, 反应更快; 具有预防定向的个体在评估他们对客体的放松或不安感受时, 反应更快^[9]。在人际中, 促进定向个体更容易被正面的榜样(强调取得成功的方法)所激励, 预防定向个体更容易被负面的榜样(强调避免失败的方法)所激励^[10]。调节定向也影响决策判断。相对于预防定向者, 促进定向者通常会考虑更多的可能选择, 对信息的开放度更高^[11]。在行为策略上, 领导者的促进定向与探索式行为关系更强, 领导者的预防定向与利用式行为关系更强。探索式行为是一种高风险、创新和寻求变化的活动, 利用式行为是一种低风险、重复和稳定的活动^[12]。

(二) 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的影响

意图是外在行为的重要影响因子, 个体对某项行为的意图越强, 实际行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13]。意图最早被 Bird 引入创业领域, 并认为创业意图是指个体为实现创业目标而投入大量精力、资源和注意力的一种心理状态^[14]。创业动机是影响创业意图的关键前置因素, 也是创业活动的关键预测变量。根据调节定向理论, 促进定向型个体往往追求理想自我, 易于采取激进策略, 努力实现理想和愿望, 关注提升、成长和个人成就; 预防定向型个体往往追求应该自我, 易于采取规避策略, 努力避免损失和挫折, 关注履行个人责任和义务。研究表明, 调节定向对个体的创业意图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 GU 等通过对 210 名员工和管理者的调查, 发现促进定向与创业意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5]。促进定向型个体在面对创业意图决策时, 对外在情境中的积极信息更加关注, 渴望突破自我实现价值, 他们认为机会转瞬即逝, 会努力抓住机会进而形成创业意图^[16]。但创业涉及高度不确定的风险, 冒险可能会导致代价高昂的错误或损失^[17]。由于预防定向型个体更加警惕和谨慎, 他们可能不愿意冒险和不具有前瞻性的信念, 从而导致其创业

意图被激活门槛增加,降低了创业的可能性^[18]。Pihie等选取722名来自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促进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19]。其他研究也发现,掌握自主权和寻求经济回报等与促进相关的动机与创业意图呈正相关,避免工作责任和寻求工作安全等与预防有关的动机与创业意图呈负相关^[20]。在存在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个体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期望,主动进行机会探索和解决问题,那么该个体的创业意图会增强^[4]。相反,对消极结果比较敏感的个体,出于安全和谨慎的考虑,往往会选择回避创业活动中可能隐藏的危机和不确定性,不敢轻易尝试,进而可能会抑制创业意图的产生。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促进定向可以正向预测创业意图;

H1b:预防定向可以负向预测创业意图。

(三) 调节定向、情绪和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

根据调节定向理论,不同的调节定向对情绪信息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会对个体的情绪情感造成影响^[9]。Ouyang等通过两项研究发现,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促进定向型个体比预防定向型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喜悦^[21];预防定向型个体倾向于通过抑制喜悦情绪来保持警惕动机^[22]。具体来说,由于促进定向型个体追求与成长相关的结果,更有可能体验到喜悦感;预防定向型个体追求与安全有关的结果,更有可能体验到恐惧感。这些情绪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决策。

情绪信息理论提出,人们评估和判断事物时,往往会将自己的情绪感受作为信息资源,使用情绪信息做出“有色”的判断,影响他们之后的态度和行为;Baron认为情绪在创业中起着关键作用;Chen等通过对288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积极情绪,如喜悦,可以通过创业认知对创业意图产生正向影响^[23-25]。在创业过程中,体验到喜悦情绪的创业者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评估创业环境,积累创业知识,获取创业资源,拓展创业能力,促进创业意图的产生^[26]。而体验到恐惧情绪的创业者会降低个体对环境的感知确定性和控制力,增加感知风险,并阻碍快速决策行为,从而导致个体创业意图的降低。

促进定向型个体在面临创业机会时会感到兴奋而不顾一切地抓住机会,避免因没有利用机会而无法获得成就,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创业意图。相反,预防定向型个体会更加仔细和准确地筛选创意,害怕因为冲动或者过于热切而造成创业资源的浪费,因此,他们的创业意图较低。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喜悦在促进定向和创业意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2b:恐惧在预防定向和创业意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四) 调节定向、机会评价和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

创业机会是创业过程的核心要素之一,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过程的初始阶段。McMullen等把创业机会识别分为创业机会关注和创业机会评价两个阶段^[27]。机会评价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设想,是对创业机会的价值判断和识别的过程。调节定向作为一种动机状态,影响着个体的信息加工方式,对认知评价也起到独特作用。根据调节定向理论,促进定向型个体被成就所驱动,处于一种渴求的状态,所以他们会主动捕捉新兴的机会^[28-30]。而且,促进定向型个体更具有创造力,对新的想法更加开放。他们认为许多创意都值得考虑,以此保证“击中”。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促进定向水平与发现的机会数量和创新性呈正相关^[29]。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促进定向型个体对积极信息更为敏感,因此,他们对机会的评价更正面。与促进定向者相反,由于预防定向型个体被安全需要所驱动,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这使得他们更加保守并采取防御的策略^[30,31]。他们在考虑创意时更加批判,以避免开发“错误”的机会而造成损失,因此,他们在决定是否利用和开发机会时更加谨慎^[29]。

机会评价代表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价值判断和识别过程。一个“机会”如果不能顺利通过“关卡”进入后续发展阶段,会被修改甚至放弃。相反,如果机会评价越高,代表创业的合意性与可行性越高,对未来创业的发展蓝图越是持乐观态度,那么个体的创业意图也可能会越强^[32]。Fitzsimmons等以4个不同国家参加创业课程的414名MBA学生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

得出感知的合意性和感知的可行性高, 创业意图也可能很高的结论^[33]。Autio 等通过采访调查以及综合性网络日志, 发现对技术型信息的机会评价能够推动个体创业意向的形成^[34]。因此, 积极的机会评价将促进创业意图, 消极的机会评价将抑制创业意图。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 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与创业意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 机会评价在预防定向与创业意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五) 情绪和机会评价在调节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情绪和机会评价除了在调节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单独起到中介作用, 还可能在两者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调节定向理论认为, 人们有动力以符合他们的自我调节方式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特质一致”。促进定向型个体设定理想目标, 常伴随高唤起的积极情绪, 如喜悦; 预防定向型个体, 远离危险状态, 常伴随高唤起的消极情绪, 如恐惧。Baron 等将关于情绪的研究延伸到创业领域, 强调情绪在创业认知中的作用, 它影响信息处理策略, 进而影响创业机会评价、信息存储与提取和知识整合^[24,35,36]。不同情绪类型对创业机会评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5]。Grichnik 等通过对来自 40 家初创公司 146 位参与者的实验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喜悦)会正向影响机会评价, 消极情绪(恐惧)会负向影响机会评价^[37]。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个体容易形成启发式思维, 产生许多新颖的想法, 思路更加开阔, 进而有利于创业机会评价; 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在面对创业过程中的问题时, 通常采用比较保守的思维方式, 从而容易错失创业机会^[38]。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高评价会提高创业意愿, 对创业机会的低评价会降低创业意愿。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 喜悦和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与创业意图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H4b: 恐惧和机会评价在预防定向与创业意图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的基础上, 探究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的影响机制, 假设

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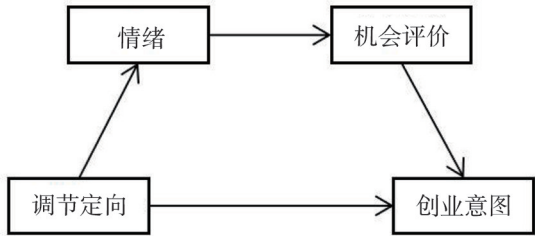


图 1 假设模型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分 2 次收集。研究者给 215 位 MBA 学生发放第一次问卷, 问卷内容包含调节定向量表和基本信息。1 周之后, 研究者给这些 MBA 学生发放第二次问卷, 问卷内容包含 1 个创业情境, 学生根据该情境回答当下的情绪感受、对创业机会的评价和创业意图。2 次调查共回收 207 份问卷。研究者对 2 次问卷的基本信息进行匹配, 获得有效问卷 183 份, 有效率 88.40%。受调查对象中, 男性占 48.10%, 平均年龄 32.55 ($SD = 5.31$); 行业占比如下: 制造业占 30.6%, 金融业占 15.3%, 零售、批发业占 11.5%, IT、互联网业占 7.1%, 咨询、文化、服务业占 7.1%, 建筑业占 6.6%, 贸易、供应链、物流等行业占 4.9%, 政府、事业单位占 3.8%, 其他行业占 13.1%。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 Lockwood 等开发的一般调节定向问卷, 测量参与者通过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调节自身行为倾向^[10]。该问卷共包含 18 个题目, 与促进型目标相关的题目有 9 个, 包括“我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商业抱负”“我常关注我希望在未来取得的成功”等题项; 与预防型目标相关的题目有 9 个, 包括“我当前的主要目标是避免商业失败”“我经常担心不能实现我的商业目标”等题项。采用 7 点李克特等级评价, 促进定向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2, 预防定向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70。

本研究采用 Keh 等开发的短案例^[39]。案例方法可以使情境变得具体, 并且使参与者得到相

同的信息。在阅读案例之后,参与者回答以下量表的问题;喜悦量表,使用 PANAS-X 中喜悦子量表的 8 个题项,例如高兴,来评价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进行机会评价时的喜悦水平,“1”代表“一点也没有”,“5”代表“非常”^[40]。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3。

恐惧量表,使用 PANAS-X 中恐惧子量表的 6 个题项,例如害怕,来评价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进行机会评价时的恐惧水平,“1”代表“一点也没有”,“5”代表“非常”^[41]。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5。

机会评价量表,采用 Keh 等开发的 3 个题项问卷,测量个体是否将情境中的创业项目视为机会,这 3 个题项包括感知到创业项目的合意性和可行性以及整体的机会评价,“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39]。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1。

创业意图量表,参照 Grichnik 等的量表,测量个体利用该项目进行创业的可能性有多大,“1”代表“一点也不”,“7”代表“非常可能”^[37]。

(三) 数据分析

首先用 SPSS 25.0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选择皮尔逊相关对主要变量(调节定向、情绪、机会评价、创业意图)进行相关性检验。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利用 Process 插件选取模型 6,通过 5 000 次样本抽样估计中介

效应 95% 置信区间的方法对提出的理论假设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四、结果与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的问卷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所以各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为降低偏差出现,研究在问卷调查的施测过程中采用了匿名调查并且个别题项使用反向题项等方式加以控制。同时,采用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所有自评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很差, $\chi^2/df = 4.35$, $RMSEA = 0.14$, $GFI = 0.48$, $AGFI = 0.42$, $CFI = 0.34$, $NFI = 0.29$,说明模型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

(二) 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促进定向与喜悦 ($r = 0.18$, $p < 0.05$)、机会评价 ($r = 0.20$, $p < 0.01$)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喜悦与机会评价 ($r = 0.32$, $p < 0.01$)、创业意图 ($r = 0.23$, $p < 0.01$)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预防定向与恐惧 ($r = 0.27$, $p < 0.01$)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恐惧与机会评价 ($r = -0.31$, $p < 0.01$)、创业意图 ($r = -0.23$, $p < 0.01$)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机会评价与创业意图 ($r = 0.79$, $p < 0.01$)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①

变量	性别	年龄	工作年限	预防定向	促进定向	恐惧	喜悦	机会评价	创业意图
性别	1								
年龄	-0.11	1							
工作年限	-0.08	0.93**	1						
预防定向	-0.02	0.04	0.07	1					
促进定向	-0.14	0.11	0.10	0.01	1				
恐惧	-0.06	0.06	0.10	0.27**	-0.14	1			
喜悦	-0.06	-0.14	-0.08	-0.26**	0.18*	-0.25**	1		
机会评价	0.06	0.04	0.04	-0.09	0.20**	-0.31**	0.32**	1	
创业意图	0.08	-0.05	-0.03	-0.04	0.05	-0.23**	0.23**	0.79**	1
均值	0.52	32.55	9.86	3.97	5.54	2.43	3.65	5.05	4.67
标准差	0.50	5.31	5.21	0.90	0.80	0.76	0.85	1.04	1.39

①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三）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采用 Hayes 提出的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取 5 000 次），使用 SPSS 软件的 Process 插件，选取模型 6，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以调节定向（促进定向、预防定向）为自变量，创业意图为因变量，情绪（喜悦、恐惧）和机会评价为中介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2 和表 3。

数据结果显示，在链式中介模型中，促进定向正向预测喜悦（ $\beta = 0.19, p < 0.05$ ）；当促进

定向、喜悦同时预测机会评价时，促进定向正向预测机会评价（ $\beta = 0.15, p < 0.05$ ）；喜悦也正向预测机会评价（ $\beta = 0.32, p < 0.001$ ）；当促进定向、喜悦和机会评价同时预测创业意图时，仅有机会评价正向预测创业意图（ $\beta = 0.82, p < 0.001$ ）。预防定向正向预测恐惧（ $\beta = 0.26, p < 0.01$ ）；当预防定向、恐惧同时预测机会评价时，恐惧负向预测机会评价（ $\beta = -0.31, p < 0.001$ ）；当预防定向、恐惧和机会评价同时预测创业意图时，仅有机会评价正向预测创业意图（ $\beta = 0.80, p < 0.001$ ）。

表 2 促进定向、喜悦、机会评价与创业意图的回归分析^①

回归方程		方程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t
创业意图	性别	0.13	0.02	0.71	0.08	1.08
	年龄				-0.18	-0.92
	工作年限				0.14	0.72
	促进定向				0.07	0.93
喜悦	性别	0.29	0.08	4.08**	-0.06	-0.769
	年龄				-0.54	-2.82**
	工作年限				0.40	2.08*
	促进定向				0.19	2.66*
机会评价	性别	0.37	0.14	5.69***	0.11	1.53
	年龄				0.18	0.92
	工作年限				-0.11	-0.56
	促进定向				0.15	2.01*
	喜悦				0.32	4.34***
创业意图	性别	0.80	0.65	53.41***	0.01	0.11
	年龄				-0.20	-1.65
	工作年限				0.14	1.15
	促进定向				-0.09	-1.99
	喜悦				-0.03	-0.64
	机会评价				0.82	17.00***

①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表 3 预防定向、恐惧、机会评价与创业意图的回归分析^①

回归方程		方程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²	<i>F</i>	β	<i>t</i>
创业意图	性别	0.11	0.01	0.57	0.07	0.95
	年龄				-0.18	-0.91
	工作年限				0.15	0.76
	预防定向				-0.04	-0.55
恐惧	性别	0.29	0.09	4.22 **	-0.06	-0.77
	年龄				-0.22	-1.14
	工作年限				0.28	1.46
	预防定向				0.26	3.55 **
机会评价	性别	0.32	0.10	4.01 *	0.05	0.63
	年龄				-0.06	-0.29
	工作年限				0.12	0.64
	预防定向				-0.01	-0.10
	恐惧				-0.31	-4.18 ***
创业意图	性别	0.80	0.64	51.39 ***	0.02	0.48
	年龄				-0.19	-1.55
	工作年限				0.12	0.98
	预防定向				0.03	0.56
	恐惧				0.01	0.17
	机会评价				0.80	16.63 ***

进一步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 和表 5。表 4 显示，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包括 0，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链式中介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以机会评价为中介变量的路径也不包括 0，说明喜悦和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和创业意图起中介作用，且促进定向直接影响创业意图的路径不显著。因此，促进定向通过喜

悦和机会评价影响创业意图的链式中介作用为完全中介，中介路径见图 2。表 5 显示，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包括 0，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链式中介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说明恐惧和机会评价在预防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且预防定向直接影响创业意图的路径不显著。因此，预防定向通过恐惧和机会评价影响创业意图的链式中介作用为完全中介，中介路径如图 3 所示。

表 4 喜悦和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和创业意图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路径关系	效应值	LLCI	ULCI
直接效应	促进定向→创业意图	-0.09	-0.19	0.00
	促进定向→喜悦→创业意图	-0.01	-0.03	0.01
中介效应	促进定向→机会评价→创业意图	0.12	0.01	0.25
	促进定向→喜悦→机会评价→创业意图	0.05	0.01	0.09
总中介效应		0.16	0.07	0.51

①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表 5 恐惧和机会评价在预防定向和创业意图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路径关系	效应值	LLCI	ULCI
直接效应	预防定向→创业意图	0.03	-0.07	0.12
	预防定向→恐惧→创业意图	0.00	-0.02	0.03
中介效应	预防定向→机会评价→创业意图	-0.01	-0.14	0.11
	预防定向→恐惧→机会评价→创业意图	-0.06	-0.16	-0.02
总中介效应		-0.07	-0.20	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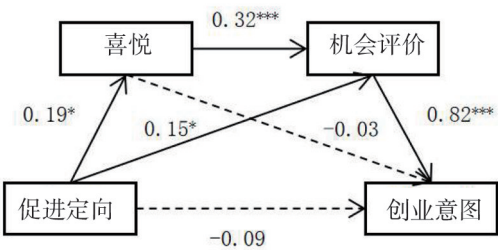


图 2 喜悦和机会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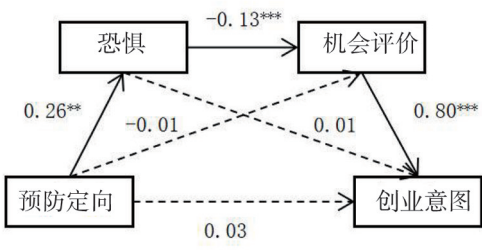


图 3 恐惧和机会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①

五、讨论与展望

(一) 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 构建理论模型, 探讨了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调节定向可以预测创业意图, 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情绪和机会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形成的。

本研究发现, 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和创业意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促进定向型个体比预防定向型个体更加主动地搜索潜在机会, 更加积极地评价机会, 机会评价高代表合意性与可行性强^[41], 进而增强创业意图。喜悦和机会评价在促进定向和创业意愿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促进定向型个体设定理想目标, 常伴随高唤起的积极情绪, 如喜悦, 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体容易形成启发式思维, 产生许多新颖的想法, 进而有利于创业机会评价, 提高创业意图。预防定向不能显著预测创业意图, 且恐惧和机会评价不能单独在预防定向和创业意图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恐惧和机会评价在预防定向和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链式中介

作用。正如 Chen 等的研究表明, 情绪是通过创业认知间接影响创业意图, 而不是直接影响创业意图^[25]。情绪感受作为一种信息资源, 虽然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但是这种影响并非直接发生。预防定向型个体常伴随高唤起的消极情绪, 如恐惧, 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在面对创业过程中的问题时, 通常会采用比较保守的思维方式, 对创业机会的评价较低, 从而导致较低的创业意图^[38]。

(二)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调节定向对创业意图的影响及潜在机制, 对创业研究的理论贡献如下: (1) 本研究考察了调节定向影响创业意图的潜在机制, 结果显示情绪和机会评价在两者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创业意图形成机制的理解。(2) 创业是一个过程, 已有研究大都分开讨论调节定向对创业各个阶段的影响, 这种视角是割裂而单一的。本研究从创业过程的连续性视角分析机会评价与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 丰富了创业过程的研究。

本研究对于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创业活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内生动力, 是中

①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引擎。当前我国就业竞争压力大,支持个体进行创新创业,在解决就业问题同时还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探究影响个体创业意愿的动机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过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发现,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加工时,促进定向型个体对积极信息比较敏感,易对机会产生正向评价,从而提高创业意图;预防定向型个体对于消极信息更为敏感,在评价机会时比较保守,创业意图不明显。因此,政府或者创业指导者在鼓励个体创业时,需要考虑到创业者本身的特质和动机,如果能为创业者提供与他们动机相匹配的信息,则能更好地促进他们创业意图的形成。例如,为促进定向个体提供积极、可能获得成功的信息,为预防定向个体提供避免出现消极后果的信息,以增加他们创业的信心。

(三)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以 MBA 学生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使用学生样本通常会因为缺乏推广性而受到质疑^[39]。但创业意图是创建新企业的早期阶段,而且先前研究也有使用非创业者作为对象探讨情绪、认知偏差对创业意图的影响,因此,这个阶段是非创业者向创业者身份转变的时候,不一定要以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其次,创业意图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除了个体因素外,还可以考虑环境因素,如国家政策是否及如何影响个体动机与创业意图,以此进一步探究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创业意图的影响。最后,虽然采用情境设计可以比较受试者在面对相同情境时的情绪和认知反应,但它也可能导致结论的保守性。特别是,课堂情境可能会使学生以分析性的思维去解读案例,他们可能对机会的评价较低,从而产生较低的创业意图^[39]。因此,本研究的模型是否可以被推广到真实的情境中仍需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 [1] 张爱丽,张瑛. 特质性调节定向、感知机会创新性与创业意图 [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 (12): 2233 - 2241.
- [2] BIRLEY S, WESTHEAD P. A taxonomy of business

start-up reasons and their impact on firm growth and size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4, 9 (1): 7 - 31.

- [3] SHEPHERD D A, WILLIAMS T A, PATZELT H. Thinking about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making: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 (1): 11 - 46.
- [4] HERNANDEZ-SANCHEZ B R, CARDELLA G M, SANCHEZ-GARCIA J C.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lesse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self-employment intent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s' students from Latin Americ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 (15): 5293.
- [5] WOLFE M T, SHEPHERD D A. "Bouncing back" from a los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motions, and failure narrative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 (3): 675 - 700.
- [6] HIGGINS E T.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al principle [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8 (30): 1 - 46.
- [7] HIGGINS E T, PINELLI F. Regulatory focus and fit effects in organiza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20, 7 (1): 25 - 48.
- [8] HMIELESKI K M, BARON R A. Regulatory focu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exploit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versus uncertainty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8, 2 (4): 285 - 299.
- [9] SHAH J, HIGGINS E T. Regulatory concerns and appraisal efficiency: The general impact of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 (5): 693.
- [10] LOCKWOOD P, JORDAN C H, KUNDA Z. Motivation by positive or negative role models: Regulatory focus determines who will best inspire u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4): 854.
- [11] LAMAJ K, CHANG C H, JOHNSON R E. Regulatory focus and work-related outcomes: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2, 138 (5): 998 - 1034.
- [12] TUNCDOGAN A, VAN DEN BOSCH F, VOLBERDA H. Regulatory focus as a psychological micro-foundation of leader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c-

- tivities [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5, 26 (5): 838–850.
- [13] 马占杰. 国外创业意向研究前沿探析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0, 32 (4): 9–15.
- [14] BIRD B.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 The case for inten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8, 13 (3): 442–453.
- [15] GU J, HU L, WU J, et al. Risk propensity, self-regul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J]. *Current Psychology*, 2018, 37 (3): 648–660.
- [16] 段锦云, 孙建群, 简丹丹, 等. 创业特征框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创业认知的视角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19 (5): 182–192.
- [17] SHANE S, VENKATARAMAN S.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 (1): 217–226.
- [18] HU L, GU J, WU J, et al. Regulatory focus,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and entrepreneur improvisation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14 (1): 129–148.
- [19] PIHIE Z A L, BAGHERI A.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regulation and intentio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 A comparis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3, 44 (4): 25–32.
- [20] DELANOË-GUEGUEN S, LIÑÁN F.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areer motivation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action [J]. *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9, 36 (4): 527–543.
- [21] OUYANG Y, ZHU Y, FAN W, et al. People higher in self-control do not necessarily experience more happiness: Regulatory focus also affects subjective well-being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5, 86: 406–411.
- [22] HIGGINS E T, FRIEDMAN R S, HARLOW R E, et al. Achievement orientations from subjective histories of success: Promotion pride versus prevention pride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31 (1): 3–23.
- [23] SCHWARZ N, CLORE G L. 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ments of well-being: 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5 (3): 513–523.
- [24] BARON R A. The role of affect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 (2): 328–340.
- [25] CHEN B, YUAN C, YIN B, et al. Positive emo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760328.
- [26] SU X, LIU S, ZHANG S, et al. To be happy: A case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J]. *Sustainability*, 2020, 12 (2): 584–610.
- [27] MCMULLEN J S, SHEPHERD D A.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d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in the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 (1): 132–152.
- [28] KAMMERLANDER N, BURGER D, FUST A, et 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establish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effect of CEOs' regulatory focu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5, 30 (4): 582–602.
- [29] TUMASJAN A, BRAUN R.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How regulatory focus and self-efficacy interact in influencing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 (6): 622–636.
- [30] KUSHEV T, AHUJA M K, CARTER R E.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opportunity evaluation [J]. *The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2019, 28 (1): 35–67.
- [31] WU C, MCMULLEN J S, NEUBERT M 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regulatory focus on employee creativ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 23 (5): 587–602.
- [32] ARDICHVILI A, CARDOZO R, RAY S.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 (1): 105–123.
- [33] FITZSIMMONS J R, DOUGLAS E J. Interaction between fea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in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 (4): 431–440.
- [34] AUTIO E, DAHLANDER L, FREDERIKSEN L. Information exposure, opportunity evalu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an online user commun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 (5): 1348–1371.
- [35] FOO M D. Emo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evalua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

tice, 2011, 35 (2): 375 – 393.

[36] HAYTON J C, CHOLAKOVA M. The role of affect in the creation and intentional pursuit of entrepreneurial idea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36 (1): 41 – 67.

[37] GRICHNIK D, SMEJA A, WELPE I.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motional: How do emotions affec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evaluation and exploit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0, 76 (1): 15 – 29.

[38] 欧阳义. 创业者情绪对创业导向的影响研究 [D]. 广州: 广东工业大学, 2019.

[39] KEH H T, DER FOO M, LIM B C. Opportunity evaluation under risky conditions: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entrepreneur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27 (2): 125 – 148.

[40] WATSON D, CLARK L 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 (6): 1063 – 1070.

[41] 詹雪梅. 调节焦点对创业机会评价和实现的影响 [D]. 厦门: 厦门大学, 2019.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Focu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 Chained Mediation of Emotions and Opportunity Evaluation

ZHAN Xuemei¹, WU Jingzhen¹, KE Yanrong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s a predictive indicator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focu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study analyzed 183 questionnaire data collected based on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and emotion – as – information theory, taking MB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ults showed: opportunity evaluation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promotion focus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motions and opportunity evaluation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egulatory focus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revealed by the research have promine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theory, and help to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transform regulatory focus into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regulatory focus; emotions; opportunity evaluation

(责任编辑 冯庆福)